

黃純艷
戰秀梅
點校

宋代經濟譜錄

甘肅人民出版社

黃純艷

戰秀梅

點校

宋代經濟譜錄

甘肅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宋代经济谱录 / 黄纯艳, 战秀梅点校.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226-03670-9

I. 宋… II. ①黄… ②战… III. 经济史—中国—宋代
IV. F129.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62715号

责任编辑: 李树军

封面设计: 王林强

宋代经济谱录

黄纯艳 战秀梅 点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0 千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226-03670-9 定价: 30.00 元

前 言

譜錄是關於某一種物品的專誌，一般比較詳細地記載該物的種類、來源、分佈、生產加工、使用等信息。有着正史無法包含的細緻資料，特別是有關某種具體物品生產、消費等技術史和社會經濟史資料，尤其具有其他史籍不能取代的史料價值。宋代是修撰譜錄類史籍的高峰時期，僅從《四庫全書》即可見其一斑。《四庫全書》現收譜錄類史籍五十六種，其中宋代所撰為三十八種，佔三分之二強。《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經籍考》所載則更不止此數。《文獻通考·經籍考》一書即記載宋人所撰譜錄五十種。宋朝董道撰《錢譜》、杜鎬撰《鑄錢故事》、蔡襄撰《海棠記》、徐師閔撰《莆田荔枝譜》、張宗閔撰《增城荔枝譜》、曾安止撰《禾譜》、陳翥撰《桐譜》等十餘種《四庫全書》譜錄類皆不載。

宋代譜錄撰寫的衆多與當時經濟文化的繁榮是相對應的。宋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繁榮，農業商品化和貿易的發展，經濟結構更加多樣化。茶、酒、糖霜、荔枝、橘、香葯、筍、菌、蟹等作為社會商品進入人們的生活，這些物品的生產技術、使用價值和消費方式，以及

由此派生的獨特的文化現象，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此外，由於宋代文化的繁榮和活躍，與人們文化生活相關，特別是體現士大夫生活內容和價值趣向的物品，如文房四寶、古玩奇器、蘭、菊、竹、牡丹等也受到重視，留下了大量記載和總結這些物品生產和消費的專門著述，是研究宋代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的重要史料。

在現存三十餘種宋代譜錄中我們首次選取了其中主要反應社會經濟內容的史籍共十二種，即《糖霜譜》、《荔枝譜》、《香譜》、《陳氏香譜》、《橘錄》、《筍譜》、《蟹譜》、《蟹略》、《菌譜》、《酒譜》、《北山酒經》、《文房四譜》等。茶譜也是宋代重要的譜錄，而且宋代是茶譜著作最多的時期，但由於學界已經對茶譜作了很多整理和研究，故我們不再做重復的工作。宋代有關蘭、菊、墨、硯等的著作中也有不少涉及技術史和社會生活史等社會經濟史料，但因篇幅所限，且這些著作主要反映文化生活的內容，且留待以後進一步整理和研究，本次整理僅選取了其中的《文房四譜》一種。

本次整理主要以《四庫全書》為底本，與其他版本加以參校。《四庫全書》本明顯略于他本者，如《酒譜》，則以其他更為詳細的版本為底本。具體而言，《糖霜譜》以《四庫全書》為底本，參以《叢書集成初編》本及《學津討原》本；《荔枝譜》以《四庫全書》為底本，參以《說郛》本；《香譜》以《四庫全書》為底本，參以《百川學海》本、《說郛》本及《叢書集成初編》本；《陳氏香譜》僅見《四庫全書》本；《橘錄》以《四庫全書》為底本，參以《說郛》本；

《荀譜》以《四庫全書》為底本，參以《百川學海》本及《說郭》本；《蟹譜》以《四庫全書》為底本，參以《百川學海》本、《說郭》本及《叢書集成初編》本；《蟹略》以《四庫全書》為底本，參以《說郭》本；《菌譜》以《四庫全書》為底本，參以《說郭》本及《百川學海》本；《酒譜》因《四庫全書》本及《百川學海》本甚簡略，此以《說郭》本為底本；《北山酒經》僅見《四庫全書》本；《文房四譜》以《四庫全書》為底本，參以《叢書集成初編》本、《十萬卷樓叢書》二編及《學海類編》本。

本書所整理的諸種史籍《四庫全書》皆有提要，本書不另撰提要，而將《四庫全書》提要附于各書題後。

本課題研究得到全國高校古委會、上海市重點學科（編號T0404）及上海市教委重點學科中國古代史（編號J50405）的資助，特此致謝。甘肅人民出版社李樹軍先生積極支持和關心本書的出版，為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嚴耀中教授、郝春文教授、虞云國教授、戴建國教授對本課題的研究也給予的諸多支持，一併致以衷心感謝。

黃純艷、戰秀梅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目 録

糖霜譜	(〇〇一)
荔枝譜	(〇〇八)
香譜	(〇一六)
陳氏香譜	(〇四九)
橘錄	(〇七七)
筍譜	(〇八九)
菌譜	(一一〇)
蟹譜	(一二三)
蟹略	(一四〇)
酒譜	(一八三)
北山酒經	(二〇八)
文房四譜	(二三四)

糖霜譜

宋·王灼 撰

《四庫全書》提要

《糖霜譜》一卷，宋王灼撰。灼，字晦叔，號頤堂，遂寧人。紹興中，嘗為幕官。是編凡分七篇，惟首篇題原委。第一敘唐大歷中鄒和尚始創糖霜之事，自第二篇以下則皆無標題。今以其文考之，第二篇言以蔗為糖始末。言蔗漿始見《楚辭》，而蔗錫始見《三國志》。第三篇言種蔗。第四篇言造糖之器。第五篇言結霜之法。第六篇言糖霜或結或不結似有運命，因及於宣和中供禦諸事。第七篇則糖霜之性味及製食諸法也。蓋宋時產糖霜者凡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五地，而遂寧為最。灼生於遂寧，故為此譜。所考古人題詠始於蘇、黃。案：古人謂糟為糖，《晉書·何曾傳》所雲「蟹之將糖，躁擾彌甚是也」。《說文》有飴字，無糖字。徐鉉《新附字》中乃有之，然亦訓為飴，不言蔗造。鉉，五代宋初人也，尚不知蔗糖事，則灼所徵故實始於元祐，非疎漏矣。惟灼稱糖霜，以紫色為上，白色為下，而今日所尚乃貴白而賤紫。灼稱糖霜須一年有半乃結，其結也以自然。今則製之甚易，其法亦不相同，是亦今古異宜，未可執後來追議前人也。

原委第一

糖霜，一名糖冰，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之，獨遂寧為冠。四郡所產甚微而碎，色淺味薄，纔比遂之最下者。凡物以希有難致見珍，故查梨、橙、柑、荔枝、楊梅四方不盡出，乃貴重於世。若甘蔗所在皆植，所植皆善，非異物也。至結蔗為霜，則中國之大，止此五郡，又遂寧專美焉。外之邊徼所出^{〔一〕}，皆有佳蔗，而糖霜無聞，此物理之不可詰也。

先是唐大歷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織山，結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二〕}，即書付紙，繫錢遣驢負至市區。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挂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者蔗苗^{〔三〕}，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嘗蔗糖為霜，利當十倍，吾語女塞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是就傳其法。糖霜戶近山或望織山者皆如意，不然，萬方終無成。鄒末年棄而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四〕}，其徒追躡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衆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鄒結茅處，今為楞嚴院。糖霜戶猶畫鄒像事之，擬文殊云。敷文閣待制蘇公仲虎嘗守遂寧，謂蜀土指看陽水秀、普慈石秀，乃不知此邦平衍清麗之為土秀也^{〔五〕}。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糖霜之甘擅天下，非土之特秀也歟^{〔六〕}？

第二

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玉作《招魂》，所謂「脰鱉炮羔，有柘漿是也」。〔王逸註：柘，諸蔗

也。又云：柘，一作蔗。）其後為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錫是也。其後又為石蜜。《廣志》云：「蔗錫為石蜜」。《南中八郡志》：「笮甘蔗汁曝成錫，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為石蜜，是也」。《唐史》載：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柞藩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按《集韻》：「酢、笮、醢、醱通用。」而《玉篇》：「柞，側板切。」疑字誤。熬糖藩作劑，似是今之沙糖也。蔗之枝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戰國後，論吳蜀方物，如左太冲《三都賦》論旨味，如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枚乘七發、傅毅七激、崔駰七依、李尤七疑、元鱗七說、張衡七辨、曹植七啓、徐幹七喻、劉邵七華、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湛方生七歡、蕭子範七誘、水陸動植之產，搜羅殆盡，未有及此者。歷世詩人摸奇寫異，不可勝數，亦無一章一句。至本朝元祐間，大蘇公過潤州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有云：「浯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元符間，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光長老寄糖霜》，有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浩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遂寧糖霜見於文字，實於二公，然則糖霜果非古也。吾意四郡所產，亦起近世耳。

第三

織山在小溪縣涪江東二十里，孤秀可喜。山前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所謂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藏。種法：

擇取短者，（芽生節間，短則節密而多芽。）掘坑深二尺，闊狹從便，斷去尾，倒立坑中，土蓋之。（不倒則雨水入，夾葉久必壞。）凡蔗田，十一月後深耕耙耨，燥土縱橫，摩勞令熟。如開渠闊尺餘，深尺五，兩傍立土壠^七。上元後，二月初，區種行布，相儗灰薄蓋之。又蓋土不過二寸，清明及端午，前後兩次以豬牛糞細和灰薄蓋之。蓋土常使露芽。六月半，再使溷糞，餘用前法。草不壓數耘，土不厭數添，但常使露芽。候高成叢，用大鋤翻壠上土盡蓋。十月收刈。凡蔗，最因地力，不可雜他種。而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休地力。田有餘者，至為改種三年。糖霜成處，山下曰禮佛壩，五里曰乾灘壩，十里曰石溪壩，江西與山對望曰鳳臺鎮，大率近三百餘家。每家多者數十甕，少者一二甕。山左曰張村，曰巷口。山後曰靄池，曰吳村。江西與山對望曰法寶院，曰馬鞍山，亦近百家。然霜成皆中下品。（張村屬蓬溪縣，鳳臺鎮屬長江縣。）並山一帶曰白水鎮，曰土橋，雖多蔗田不能成霜，歲壓糖水，賣山前諸家。

第四

糖霜戶器用，曰蔗削，如破竹刀而稍輕；曰蔗鎌，以削蔗，闊四寸，長尺許，勢微彎；曰蔗凳，如小杌子，一角鑿孔立木叉^八，束蔗三五挺閣叉上^九，斜跨凳剉之；曰蔗碾，駕牛以碾所剉之蔗，大硬石為之，高六七尺，重千餘斤，下以硬石作槽底，循環丈餘；曰榨門，又名竹袋，以壓蔗，高四尺，編當年慈竹為之；曰棗杵，以築蔗入榨門；曰榨盤，以安門，類今酒槽底；曰榨牀，以安盤，牀上架巨木，下轉軸引索壓之；曰漆甕，表里漆，以收糖水，防津漏。凡治蔗用十月

至十一月，先削去皮，次剉如錢。上戶削剉至一二十人，兩人削，供一人剉。次入碾，碾闕則春。碾訖，號曰泊。次蒸，泊蒸透出甑入榨，取盡糖水，投釜煎，仍上蒸。生泊約糖水七分熟，權入甕，則所悉泊亦堪榨。如是煎蒸相接，事竟歇三日。（過期則釀。）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九分）熟，稠如錫，（十分太稠則成沙腳，沙音嘖。）插竹遍甕中。始正人甕，箴箕覆之。此造糖霜法也。已榨之後，別入生水重榨。作醋極酸。

第五

糖水入甕兩日後，甕面如粥^干，文染指視之如細沙。上元後，結小塊，或綴竹梢如粟穗，漸次增大如豆，至如指節，甚者成座如假山，俗謂隨果子結實。至五月，春生夏長之氣已備，不復增大，乃瀝甕。（過初伏不瀝，則化為水。下戶急欲前四月瀝。）霜雖結，糖水猶在。瀝甕者屏出糖水，取霜瀝乾，其竹梢上團枝隨長短剪出就瀝。瀝定，曝烈日中，極乾，收甕。四周循環連綴生者，曰甕鑑。顆塊層出類崖洞間鍾乳，但側生耳。不可遽瀝。瀝，須就甕曝數日，令乾硬，徐以鐵鏟分作數片出之。凡霜，一甕中器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為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腳為下。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黃色又次之，淺白為下。不以大小，尤貴牆壁密排，俗號馬齒。霜面帶沙腳者，刷去之。亦有大塊，或十斤，或二十斤，最異者三十斤。然中藏沙腳，號曰含沙^干。凡霜^干，性易銷化，畏陰濕及風。遇曝時，風吹無傷也。收藏法，乾大小麥鋪甕底，麥上安竹筩，密排筩皮，盛貯綿絮，覆筩箴箕覆甕。寄遠即瓶底著石灰數小塊，隔紙盛貯，厚

封瓶口。

第六

糖霜戶治良田，種佳蔗，利器用，謹土作一也，而收功每異。自耕田至瀝甕，殆一年半。開甕之日，或無銖兩之獲，或數十斤，或近百斤，有暴富者。村俗以卜家道盛衰。霜全不結，賣糖水與自熬沙糖，猶取善價。於本柄亦未甚損也。其得糖者，水或餘半，亦以賣，或自熬沙糖。惟全甕沙腳者，水耗十之九。春中先瀝甕曝乾，少緩則化為水。宣和初，宰相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進糖霜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不再見。豈天出珍異，不為凡庶設乎？然當時州縣，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至今未復。又有巧營利者，破荻竹，編狻猊燈毬狀，投糖水甕中，霜或就結，比常霜益數倍之直。第不能必其成，又懼州縣強索，無以應矣！近歲不作。

第七

《本草》稱，甘蔗消痰止渴，除心煩熱，今糖霜亦如之。然沙糖招痰飲，殊不可曉也。有作湯者，作餅者，並附其法。對金湯，糖霜、乾山藥等分細研。鳳髓湯，糖霜、乾蓮子、乾山藥等分細研，內蓮子去赤皮。妙香湯，糖霜一斤，細研，別研吳氏龍涎香七分，餅和之，糖霜餅不以斤兩。細研，劈松子或胡桃肉，研和勻如酥蜜食，模脫成模，方圓雕花各隨意，長不過寸。研糖霜必擇

顆塊者，沙腳即膠粘不堪用。

范蔚宗作《香譜》、蔡君謨作《荔枝》、《茶》兩譜皆極盡物理，舉世皆以為當。晦叔作《糖霜譜》，余聞之且久，偶獲七篇，盡讀於大慈之方丈院，將見與范、蔡之文並馳而爭先矣。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季春初六臥雲菴守元書。

校注：

- 〔一〕《叢書集成初編》本及《學津討原》本皆作「外之夷狄戎蠻」。
- 〔二〕「米」原作「朱」，據《叢書集成初編》本及《學津討原》本改。
- 〔三〕「苗」，《叢書集成初編》本作「由」。
- 〔四〕「山」，《學津討原》本作「由」，誤。
- 〔五〕「土」，《叢書集成初編》本作「土」，誤。
- 〔六〕「土」，《叢書集成初編》本作「土」，誤。
- 〔七〕「兩」，原作「雨」，《叢書集成初編》本及《學津討原》本皆作「兩」，更合文意，據之改。
- 〔八〕「叉」，原作「義」，據《叢書集成初編》本及《學津討原》本改。
- 〔九〕「叉」，原作「義」，據《叢書集成初編》本及《學津討原》本改。
- 〔十〕「面」，原作「西」，據《叢書集成初編》本及《學津討原》本改。
- 〔十一〕《叢書集成初編》本及《學津討原》本均無「沙」字。
- 〔十二〕《叢書集成初編》本及《學津討原》本均作「凡沙霜」。

荔枝譜

宋·蔡襄 撰

《四庫全書》提要

《荔枝譜》一卷，宋蔡襄撰。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天聖八年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卒諡忠惠，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為閩中荔枝而作，凡七篇。其一原本始，其二標尤異，其三誌賈鬻，其四明服食，其五慎護養，其六時法製，其七別種類。嘗手寫刻之，今尚有墨板傳於世，亦載所著《端明集》中，未有「嘉祐四年歲次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陽蔡某述」十九字，而此本無之。按其年月，蓋自福州移知泉州時也。荔枝之有譜自襄始。其敘述特詳潔有筆力。而王世貞《四部稿》乃謂白樂天、蘇子瞻為荔枝傳神，君謨不及，殊非篤論。又案：襄詩篇中屢詠及荔枝，多可與譜相參考者。如《四月池上》一首，「荔枝纔似小青梅」句，劉克莊謂即譜中之火山。又《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一首，「絳衣仙子過中元」句即譜中之中元紅。又《謝宋評事》一首，「兵鋒卻後知神物」句即譜中之宋公荔枝。又有《與昭文相公手帖》所謂陳家紫號第一，輒獻左右者，則集中不載，別見於洪邁《容齋隨筆》，亦可以備此譜，故實云。

第一

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遼離支』，蓋誇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三。魏文帝有西域蒲桃之比，世譏其謬論^三，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髣髴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閩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為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寂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粹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為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瀕巖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重譯重於當世^四，是亦有足貴者。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殖，而又道里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所以為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第二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唯種荔枝。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為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牆入錢，度（音鐸）錢與之。得者自以為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五。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荔枝以甘為味，雖百千樹莫有同者。過甘與淡，失味之中，唯陳紫之於色、香、味自拔其類，此所以為天下第一也。凡荔枝，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為中品。若夫厚皮尖刺、肌理黃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查，食已而澁，雖無酢味，自亦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殖最多，延貶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之有，至於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為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曜，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非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攬之勝，無與為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為紅鹽（去聲）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漠、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醺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